

● 历史

古土山的传说

■ 陈斯洁(宿城)

地处宿迁市区楚霸王故里以南的京杭大运河畔，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小村庄——古土山。古土山是宿城区洋北镇（古名大槐树）下辖的一个村民小组。从空中俯看，它横亘在运河南畔，突兀到运河中央。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伟气魄。说起它的历史，有着一段神奇的传说。

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经此道。有一年正值春色盎然时节，乾隆皇帝一行又浩浩荡荡行船南下。皇帝端坐在龙船中间，一边享受贴身大臣的恭维，一边欣赏着岸边风光秀丽的景色。这一天行船到了如今宿城区洋北镇罗庄村境内。乾隆帝一看这里水肥土沃，草长莺飞，一泻千里。不禁立身站起，走出舱外，下令停船靠岸，走下船来。时值万物复苏之际，沿河两岸，绿柳成行，郁郁葱葱，一派风光秀丽的景象。和煦的春风中夹杂着阵阵清香，乾隆帝不禁陶醉其中。高兴之余，还和随从的文武大臣就在大运河畔摆酒设宴，酒至酣处，即兴吟诗一首：风光正值四月天，君臣共赏醉人间；拭问盛世何处有？霸王故里展新篇。吟诗即毕，立刻引来文武大臣的一片喝彩声。其中有一位大臣反应机灵，感觉皇上对这里流连忘返，醉意浓浓，当即靠近请示可否在这里再建造一座行宫。可雅性正浓、诗意大发的乾隆帝闻听此言，立刻沉下脸来大声训到：一代君主，想的是民富国安，哪能只顾贪图享受，上游不是有了一座行宫吗？（指的是距离此地50公里的皂河行宫）我看这里可以建一个货运港口，装卸码头。本来乾隆皇帝是随口一说，可在场的大臣们却心领神会，当即召集地方官员制定开凿港口计划。

修建港池要平地开河，挖出大量的土方，那时候又没有机械，全靠脚挖肩挑，挖出的泥土又无法运走，只有沿岸堆放。这样越堆越高，逐渐堆成一座近百米高的土山，又在山顶建造了一座寺庙。经过九九八十天的奋战，港池码头建成。南来北往的货运船只要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歇息补给。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这里居住和从事贸易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地方官就将这里命名为“土山”。

由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建造的港池，南来北往的巨贾客商在途经这里时，大多走下船来转一转，或者到附近的土山寺庙敬上一柱香火。一段时期以来，这里的确是一派人丁兴旺、社会祥和、繁荣盛世的光景。不料，就在乾隆帝驾崩不久，这里却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悲惨遭遇。最为突出的是连续多年，这里四蹄生瘟，庄稼绝收，人丁难继，财运败落。好端端一个家庭，几天内就能死个精光。消息传出，南来北往的商贾到此停船的也越来越少。眼看着土山一日一日的败落。地方长老心急如焚，不知何措。这一日，他来到地方庙宇，敬上一柱香火，口中念念有词。迷迷糊糊之间好像有一个白胡须老道慢腾腾地对他说，帝命已毙，河神大怒，是土山一座挡住了运河的南北风水，要想人丁兴旺，港池须北移十里。一席话让长老半信半疑又不得不信。回家后就召集土山人民披星戴月，连夜

奋战，将堆成土山的泥土又重新填回这个港池，巧合的是也是历时九九八十一天才垫平了港口。后来，人们又在新垫的河床上安家落户，耕田纺织。说来也怪，打那以后，土山的地方也就相对安宁，恢复了平静。如今的土山组在历史的变迁中，早已变得更加文明祥和，人丁兴旺，家业俱荣。2015年聪明智慧的洋北人果真在距离现今的土山组以北十里之地的大运河畔修建了现代化的物流港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又是一片龙腾盛世、热闹繁华的景象。

● 随笔

暖心的景致

■ 王公昆(泗洪)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和同事一起到乡村转转，不经意间却被一处小小的景致所吸引。没想到，这村野之处，竟有如此美妙的景色，一面之交，就让我难以忘怀。后来，我也成了那片景致的常客，一有空，就会骑上单车，到那里溜达一番。每次造访，都如同一次旅行，心灵就会得到一次释放，似乎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那个让我流连忘返的风景里有一片小竹林，那片小竹林位于小河边，随岸蜿蜒，呈S形，不与其他树木苟同，兀自独立，自成一体，喜水的竹林被小河滋润得如此肥美，远远望去，一片乌青映入眼帘，清新、优雅、高洁，不时有鸟鸣传出，在幽静的旷宇中，让你领略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美妙。

偏爱那片风景，不光是因为那片小竹林，还因为一棵树，那棵树被小竹林包围着，树干被小竹林严严实实地遮挡着，只有树冠突出竹林的包围，高高地耸立在那片竹林之上。从不同的侧面观察，树冠呈不同的形状，或圆形、或扇形、或半球形，颇具想象空间。

没了叶子的树冠是单调的，枝条成了树的主角，几个小枝条依附于大枝条，几个大枝条依附于更大一点的枝条，几个更大一点的枝条依附一根主权，它们层层叠叠向上伸展着，不过所有的主权都由那根被竹林包围的主干支撑着。没了叶子的树冠是通透的，从这面可以看到那边的风景，虽然枝条将风景弄的支离破碎，但并不影响人们的视觉与审美效果。

偏爱那片风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家雀。麻雀成了树的主人，每天都能看到麻雀在树上栖闹着，它们忽视周边的一切存在，肆无忌惮地上蹿下跳，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让整个树冠充满动感，并牢牢占据着那棵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此时，感觉麻雀们是自由的幸福的，树冠就像一个悬在空中的大鸟笼，将麻雀们收拢着呵护着。

淹没在树冠里的麻雀，如果没有它们的栖闹声，你是绝对不会发现它们的，安静的时候，你会误认为那挂在枝条上的麻雀是那棵树结出的不规则的果实，伴着枝条，随风摇曳。

麻雀天生警觉，一丝风吹草动，都会集体飞离，飞出树冠的一刹那是壮观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的麻雀集体飞翔的情景，也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麻雀栖息在一棵树上，仔细观察，



麻雀似乎占据树冠的每个枝条，它们飞出去的一瞬间，仿佛是被树冠上的枝条弹出去的，如潮水一般，不约而同地往同一个方向冲去，有锐不可当之势。飞翔在空中的雀阵，不像雁阵那么高远，那么壮观，那么整齐划一，也不像鸽阵会围绕同一轨迹作长时间的盘旋，雀阵有自己的特点，麻雀们利用自己天生好动的特点，变换着不同的阵型，而且是在瞬间完成的，有时像个圆盘在空中飞旋着，有时像一撮流云匆匆而过，有时如瀑布向下倾泄，有时更像走失的一小块乌云向你压过来，更多的时候无法辨别它们的阵型像什么，让你目不暇接。麻雀与树的组合，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麻雀树。

竹林连接着一处瓦屋，瓦屋的主人为一对空巢老人，瓦屋和那对空巢老人一样，明显留下日月的斑点和风云雨雪的痕迹。陪伴这对空巢老人的，除了那片小竹林和那棵麻雀树，还有一只花猫，一只狗和一片菜园。

此情此景，也许你会认为那对空巢老人是孤独的，无助的。其实不然，他们被亲情联络着，被社会关注着。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他们不离不弃，用初心守望亲情，用勤劳美化家园，在一片静谧中，从容淡定地生活着。我时常漫步在那小河边，时常见到那对空巢老人忙碌的身影，也时常看到那对老人互相牵着手，漫步在那片幽静的风景中，他们不是乡村的累赘，夕阳下，余晖中，他们成了乡村最暖心的景致。

● 诗歌

春

■ 陈宇(泗阳)

风儿轻轻一吹
满眼都是
泛溢的花的海洋

季节的请柬
色彩斑斓
千朵万朵
压得枝儿低头羞赧

轻轻的一声问候
默默的一声祝福
心底溢出一缕缕芬芳

我抖落一冬寂寞
眺望关不住的春色
孩童手中的风筝
努力着向蓝天飞翔

游子乡思

■ 王立业(北京)

牧童，短笛，
水牛，柳丝，
你拥入我的梦境，
你唤起我的乡思。
多想伴着你，
同奏儿时的晨曲；
多想伴着你，
共醉迷人的嬉戏。
啊，
故乡的温馨，
哪里？哪里？
牧童，短笛，
水牛，柳丝，
你吹来父老的希冀，
你留下春天的足迹。
多想听你，
畅吐草绿的艰辛，
多想随你，
尽饮欣逢的泪滴。
啊，
天涯化咫尺，
何日？何日？

● 真情

奶奶

■ 黄婷(宿城)

幼儿园时期，爸妈在外地工作。一段时日，都是奶奶骑自行车载我去上学，几乎天天不愿下车，每每上课铃声已响过了好一阵，我依旧坐在车上让奶奶载着一圈又一圈围着幼儿园绕……有一次不知是因为骑的时间太长还是天气太热，奶奶满头大汗，后背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奶奶，您累不累？”“乖肉肉，奶奶不累。”“那奶奶您怎么出汗了？”“那是因为奶奶激动啊，奶奶一看到我孙女上学后出息了，长大可以给我买果子吃、给我搓背，我就浑身力气呢，你看，奶奶还可以载你绕个100圈……”奶奶话音刚落，我仿佛立刻长大懂事了，忙跟奶奶说：“奶奶奶奶快放我下来，我要去上课了。”自那后，我每天到学校门口就立刻下车进教室了。

大约在我7、8岁的时候，因为不爱午睡，所以就变成了妈妈眼里的“狗都嫌”。特别是夏季的午后，妈妈经常把我关进房间任由我吵闹。每次妈妈前脚刚走，奶奶就蹑手蹑脚的过来开门喊道：“小肉肉，快出来……嘘，轻点轻点，别叫你

妈发现了。”好几次我妈都拉着脸对奶奶说：“妈！您就惯吧，孩子中午不睡觉，下午没精神，影响学习不说，个子也长不高！”奶奶笑着说“没事的，你赶紧去睡会，孩子晚上早点睡就行了”。说话时奶奶用身子挨着我，手点着我的鼻尖嗔怪道：“小坏蛋，你又制造家庭矛盾，奶奶又因为你惹你妈妈不高兴了。”我紧紧挨着奶奶不说话却偷偷观察她的表情，奶奶接着话锋一转说：“走哩，带大孙女出去玩喽”。而每次的情形却是：奶奶把我带到院子外的树荫底下，给我讲故事，给我梳头发……不一会奶奶就顶着劈头盖脸的烈日大汗淋漓地回来了，背上早已熟睡的我。

时间转眼到了高三那年的除夕夜，奶奶在厨房忙碌，我们坐沙发上看着春晚。突然奶奶小跑出来到爸爸跟前，“儿子，妈有件重要的事和你说，你赶紧到街上的邮局去订些报纸什么的。”我们大家都被目不识丁的奶奶逗乐了，“妈您是要订科技类的还是经济类的？”爸爸调侃道。“什么都行，只要能送来家，那些送信送报的得来认识我家，必须得认识我家呀！”奶奶急促地回答。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奶奶，问道：“奶奶，您这是要干嘛呀？”“乖肉肉，你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我大婶子肯定能争气考上好大学，到时候录取通知书千万不能送错了……”顿时我的眼眶热乎乎的，起身抱着眼前这个背驼的已经没有我高的奶奶。或许，奶奶早已埋下我与邮政结缘的伏笔，让我若干年后在人山人海的南京国展中心，毫不犹豫地简历投向这一抹绿。

突然，记忆就定在那张面庞上——我无法直视的奶奶的脸。因为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本来眉清目秀的一张脸却浮肿得不成形；近一年的住院生活，让奶奶的腿和肌肉萎缩得就剩下皮包骨头。奶奶已经不能自主呼吸，生命体征完全依靠一台机器在维持，临床已经搬走，做丧事服务的人叮嘱着流程，一大家子围了里里外外。我握着她的手，虽有温度，但干燥、平摊、没有弹性、没有光泽，那是一双没有了生命力的手。护士跟爸爸说可以拔了，我上去拦住护士不让动手，奶奶微笑着看着我，拼劲全力发出微弱的声音：“小肉肉乖，不要让大家再为奶奶辛苦了，奶奶得走了，小肉肉每天都要好好吃饭……”一阵剧烈地喘息渐止后，奶奶张大了空洞的嘴，在一大家子的陪伴下呼出最后一口气，老天对躺着的人和站着的人都太残忍。

别了，奶奶。十五年后，偶然听到徐静蕾在《朗读者》哽咽地读完《奶奶的星星》，我早已和她一样泪流满面。



主编：胡继风

投稿：

sqjifeng@126.com(市内)

sqjifeng@163.com(市外)